



髓緣

# 十年志工捐髓記

文／慮弘

志願捐髓者，在全世界超過一千萬人，  
他們正等待著生命垂危者的呼喚。

骨髓幹細胞捐贈，在臺灣這蕞爾小島，已持續推動十五年，  
累積超過三十萬顆愛心，與二十七個國家子民牽起髓緣；  
救人一命，無損己身，無血緣如清水之愛——骨髓幹細胞，  
或許遠送萬里，或許近援咫尺；不分遠近，緣已牽起……

「髓緣」，呈現出愛心付出背後的故事，  
愛傳出去之後，世界起了善的變化……

人到了一定的年齡，愈容易忘記生日，因為不想老一歲。誰知生日前兩天，接到一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。小琪來電：「師姑！妳的骨髓配對上了。」接著，傳真機傳來一份「天書」——捐髓者意願調查通知單。

我還記得我參加驗血活動的日期，算一算，整整過了十一年。當了骨髓捐贈關懷小組志工這麼多年，頭一次不用費心的去找捐者，不用與人協商，一切，我說了就是，還真輕鬆方便。再次抽血的日期就定在兩天後，我生日的那天，好一份大禮，生日快樂！

## 教育自己十年 運動樂捐健康髓

每個人都替我高興，也給我衷心的祝福，然後附贈一句：「妳五十歲了耶！」自己幾歲還需你們提醒，真氣人。不過回過頭來說，這是大家關愛我的話語，因為五十不是個小數目，更何況他們都知道我有一顆不太聽話的心臟，偶爾會鬧點小脾氣。

接到通知後，我高興了五分鐘，然後開始害怕。我怕的不是捐髓，而是五十歲的骨髓是否會給對方困擾。很多師姊問我會不會怕？我告訴她們：「十年前就不停地到各大專院校宣導骨髓捐贈，



■ 志工師姊於活動前先張貼海報、進行宣導。攝影／新竹 陳瑞銘



■ 慈濟志工們一大早就開始佈置場地，務使活動順利圓滿。攝影／新竹 陳瑞銘

陪伴過很多捐者，整個過程很清楚，都教育自己十年了！我怕的是自己的骨髓不夠好。」因為我陪伴過等待配對移植的病患，了解他們及家人所承受的，不管是精神上或肉體上的苦痛、經濟的壓力。如果我捐出的骨髓不夠好，怎麼對得起他們所受的一切。

### 朝十八歲努力 學習被關懷

所以，接下來的功課就是要努力將五十歲的骨髓變成十八歲的！經過研究及協商，大姊為我找了間瑜珈教室。平常要多運動是醫生的建議，也是耳熟能詳的道理，但都懶得去做，想到受髓者的期待與希望，這下一定得好好付諸行動了。

終於盼到健檢的日子，也預定好抽髓

的日期。小琪說：「師姑！健檢時，妳不可以自己去，一定要有人陪妳去。妳是不是想自己偷偷開車去？不准！」

我向小琪提出抗議：「這麼簡單的事，我經常在做，自己去就可以了，何必麻煩一堆人呢？」

「平常妳是關懷者，現在妳是捐著，要讓別人有機會學習關懷妳。」一向溫和的小琪，擺出強硬的態度。

常常忙得不見人影的淑惠和明珠，突然變得很閒，變成麻糬糊地黏著我，擺明了是要全程陪伴，跟定我了。許久以來都是我去關懷別人，突然間，自己成了一個備受呵護的小小孩，每個人似乎都將我的名字忘了，直呼我是菩薩，簡直不習慣到了極點。



## 低調健檢 高調發願

淑惠、明珠陪著我到大林醫院健檢，她們一直覺得沒有盡到責任。因為所有的過程，捐者都比她們清楚，只能跟著，有使不上力的無奈感，而且還被要求不可以透露我是捐者。

「人家如果問，我們來做什麼，我們怎麼回答？」「就說，有會員住院，我們是來關懷的。」「我們這個樣子好像不太說得通耶！」她們一臉無辜。心裡樂的是今天穿便服，沒人會認得。才一進大廳，天呀！怎麼是同區的志工，她們倆被問得支支吾吾，我裝成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。「兩個委員陪著一個穿便服的人來醫院，既不掛號看病，那就是捐髓者健檢，師姊！恭喜你。」說完，志工師姊就走了。淑惠和明珠笑到不行，她們好樂，因為我被拆穿了！

當我進到血液腫瘤科，問完診出來，淑惠和明珠正和一位師兄聊著。師兄是陪另外一位捐者由臺南前來健檢。「要怎樣才能被配對上？妳怎麼這麼幸運。」師兄問。

「我有去關說！不是向骨捐中心關說，那沒有用，要向老天爺關說。」煞有其事的回答師兄。「妳教教我，我也要去關說。」師兄很認真的問。

「你只要在骨髓關懷小組做滿十年，驗血也超過十年，就有條件去關說。有一首歌，其

中兩句歌詞是『我比別人卡認真，我比別人卡打拼』，老天爺就會給機會啦！」聽完我這麼說，師兄就接話，「我在骨髓關懷組還未滿十年，以後更認真做，等做滿十年時，我就要向老天爺關說去。」師兄說完，大家笑成一團。

總很擔心健檢不通過，小琪說，身體的狀況一定要據實以告。曾經甲狀腺亢進過，現在甲狀腺又有結瘤，定期服藥中。心臟三不五十就痛幾下，似乎提醒著不要忘了它的存在。

「要全身麻醉，妳的心臟到底行不行？」朋友擔心的一問，我回答她：「如果真的不行，就這麼走了，既不痛苦，也留下一副相當標準的大體可捐，有什麼不好？」

## 嫁出去的女兒

小琪再次確認捐髓的日期，「師姑！



■ 從菲律賓嫁到臺灣的翁女士(右)開心地說：「能幫助別人，感覺很開心。」攝影/臺中 廖淑美

那天正好是七夕情人節耶！」五十年來從沒過什麼情人節，何況老公說那是天上的事，不屬人間。但是捐髓前的這天晚上，我知道陪伴在側的老公一直未曾入眠。緊守著我，只為了讓我安心。

隔日一早，穿好手術衣，坐上輪椅，醫院阿嫂來推我進開刀房。淑惠、明珠、老公，加上半夜由臺北趕來的秋香師姊，陪我前往合心樓的開刀房。

進電梯時，我告訴明珠：「等會兒，醫護人員取出我的骨髓時，我還未醒。你要替我告訴它們：『你們就像出嫁的女兒般，去到人家那裡，要跟人家做最好的融合，還要趕快生出許多小小孩出來。』」明珠點了頭。

躺在推床上，和推我的醫護人員一面

聊天，她對我說：「這麼久以來，我一直很想問，到底會不會痛？」「等我捐完，一定將感覺告訴妳。」我看見她的衣服上，繡的名字叫曜蓮。

聽到醫護人員叫我，勉強睜眼看牆上的鐘，九點。被推離恢復室時，我問醫護人員：「我剛才有沒有很吵？有沒有很番？」她回我：「沒有，妳很安靜。」聽說在麻醉後將恢復時，會顯露出一個人的本性，還好！

回到病房內，他們守著我，只覺得喉嚨有些微痛，頭暈，平躺壓住的傷口也不太感疼痛，意識愈來愈清醒。明珠告訴我：「當妳的骨髓取出來時，我感覺它們是溫熱的，暖暖的。我把妳交代的話都跟它們說了。」



■ 李育菁（左三）帶著弟、妹（左一、二）一起參加骨捐驗血活動，和志工分享幫助人的快樂。攝影／彰化林榮助



■ 骨髓捐贈驗血活動中，填表區的志工師姊們協助民衆填寫必要的表格。攝影／臺中 林志展

## 體會病痛的片刻

到了下午三點，術後的五個小時，背與腰酸到不行。老公叫我睡覺就好了，根本睡不著，上半身扭來扭去。坐在床邊的老公一直說：「妳簡直就像一條毛毛蟲！」天呀！長期躺床的病人，如果都沒有人爲他翻身拍背，那豈不是……才五個小時我就受不了。回想起兩年前，關懷過一個換心臟的小女孩，她在加護病房足足平躺了四個月。最後臀部躺出了一個巴掌大的褥瘡，還動了植皮手術……想到這裡，突然安靜下來假裝睡覺。老公安心的躺回陪伴椅上，偶爾閉眼，還不時的睜眼瞄著我。雖然腰背酸疼未失，但想到他一夜未眠，到現在不會休息過，只好強迫自己假眠一下。

時間就在他瞄我，我瞄他中，緩慢的度過最後兩個小時。當我被解禁時，也顧不得是否披頭散髮，搖高床坐起來。一下子，花蓮的彭師兄、惠美師姊送了補湯來。明珠、淑惠也都出現了。

## 大愛情人節

就在一陣混亂中，老公不知怎地從病房外捧進了一束鮮花，明珠、淑惠跟隨其後。「情人節快樂！」接過老公手中的鮮花，這不是天上才過的嗎？什麼時候我變成仙女了？感覺比在恢復室更暈眩。

我的七夕情人節是：一大早，穿著手術衣，既寬鬆又舒服。光著腳，既自由又開放。坐著輪椅，有人服務又輕快。進手術室，不痛不苦，飽睡一覺。

窗外陽光燦爛、內心平靜歡喜、問候聲不絕、祝福聲不斷。用愛心熬煮的十全大補湯，養顏、美容兼補身。

營造燈光美、氣氛佳的兩人世界，遠遠不如我們這千萬人愛心匯聚的病房。明亮；大家的心。溫暖；眾人的關懷。今天，不但嫁女兒，還得到三個人的吻——老公、明珠、淑惠的。五十年來，最與眾不同、最難忘懷的情人節。

